



勃朗特三姐妹

[英]玛格丽特·莱恩 著

李 森 等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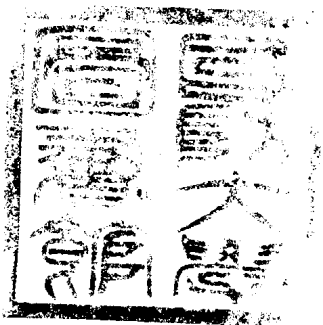


2 031 8298 3

[英] 玛格丽特·莱恩 著

勃朗特三姐妹

李 森 等译 周水玉 马元羲 校



天 津 人 民 出 版 社

〔津〕新登字001号

勃朗特三姐妹

〔英〕玛格丽特·莱恩 著

李 森 等译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唐山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375印张 2插页 227千字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7-201-00135-3/K·25

定 价： 6.50元

62184 13 14

出版说明

一百多年来，夏洛蒂·勃朗特三姐妹的《简·爱》、《呼啸山庄》等作品，以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了全世界广大的文学爱好者。同样，作者的家世、生平也成了人们注意的热点，大家渴望读到她们的传记。为了满足这种愿望，我们把《勃朗特三姐妹》一书译介过来，以飨我国广大读者。

本书在盖斯凯尔夫人所著《夏洛蒂·勃朗特传》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考证了夏洛蒂·勃朗特的一生，她的家世和她们姐妹的生活经历，并补充了其他传记所没有的新内容，对广大文学爱好者及专门研究人员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译者除李森外还有申春平、夏广志、刘福臣等同志，全书由周水玉、马元羲两同志审校。

序

本书是为一般的读者，而不是为研究勃朗特姐妹的专家们所作的，专家们可能对书中几乎所有的内容都是熟悉的。自1857年盖斯凯尔夫人的《夏洛蒂·勃朗特传》问世以来，又有许许多多这方面的著作出版，以至普通读者在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中的有关书架前犹豫不决，不知该伸手取哪一本为好。我们不禁想到，既然从那时起又有这么多的新著问世，我们就有理由认为，一定有不少新材料是盖斯凯尔夫人那时所不知道的，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在这些新版本中，哪一本内容最全呢？此外，盖斯凯尔夫人被指责对某些内容遮遮掩掩，另一方面，她也被指责对人物的性格进行了诽谤性的窜改。我们该相信哪些呢？从她那个时候起，我们对人物性格的概念已极大地改变了；这样，我们提出质疑，考察它的动机，而这些，盖斯凯尔夫人及她的同时代人是不会知晓的。

因此，我的目的一直是要把读者放在盖斯凯尔夫人背后，一个审慎的地位，从那儿，他能满意地看到她在写些什么；看她如何处理她遇到的那些难题；当他置身于这种战略地位时，便将盖斯凯尔夫人不曾接触的，或者由于某些理由，她没有用过的全部资料弄到手；这样在看她写完最后一页时，他就能填

补上所有那些漏洞，并且得出自己的推论与解释。

事实上，这本书起了盖斯凯尔夫人著作脚注的作用，在每一点上，都将读者引回到她那无与伦比的作品中去，同时使他掌握在盖斯凯尔夫人的作品出版后整个世纪的全部重大发现。我希望，读者手中有盖斯凯尔夫人的《夏洛蒂·勃朗特传》，又有这本脚注，就会掌握勃朗特一家的全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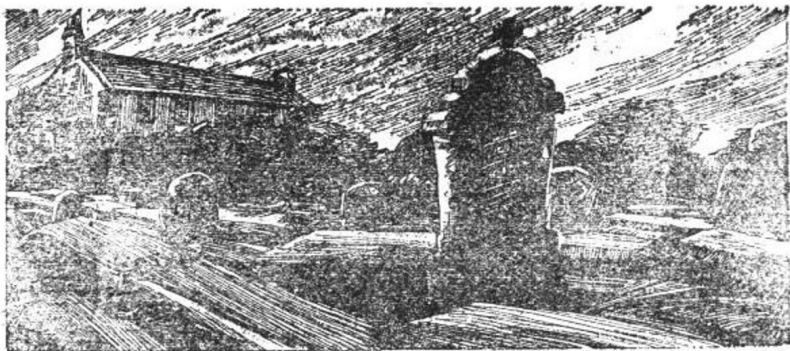
为了能做到这一点，我不能不大量引用盖斯凯尔夫人的作品。她的原文永远是上乘之作，无须作任何补充。无论如何，在叙述中不断使用引号会使读者厌烦，所以，我采用了这样的办法，就是在引用盖斯凯尔夫人的原文时留下较宽的边白，同时，还采用了较易识别的标记。这样，希望能使读者读起来更觉流畅而不至于中途被打断。

玛格丽特·莱恩

目 录

序

- 第一章 勃朗特先生的请求..... (1)
- 第二章 哈沃斯勃朗特牧师的住宅..... (12)
- 第三章 柯文桥..... (47)
- 第四章 秘密的世界..... (65)
- 第五章 伍勒小姐的学校..... (84)
- 第六章 成长..... (95)
- 第七章 抱负和挫折 (120)
- 第八章 家庭教师 (138)
- 第九章 布鲁塞尔 (164)
- 第十章 夏洛蒂和布兰韦尔的恋爱生活 (182)
- 第十一章 柯勒、艾利斯和阿克顿·贝尔 (200)
- 第十二章 成名的感受 (219)
- 第十三章 布兰韦尔、艾米莉和安妮之死 (241)
- 第十四章 形只影单的夏洛蒂 (265)
- 第十五章 尼科尔斯先生 (299)



第一章 勃朗特先生的请求

1855年7月的一个下午，盖斯凯尔夫人抵达了哈沃斯，这是她在一个有着双重重要意义的冒险事业中所迈出的第一步。她准备向这个世界展现一个不为世人知晓之人的生活，为一位天才的女性绘制一幅肖像。对此，她已经强烈地意识到了。她也将出版一部（这点，她还不敢十分肯定）自己的文学杰作。

就在几天前，盖斯凯尔夫人收到了柏特里克·勃朗特牧师的一封信。这位老人的女儿夏洛蒂在四个月以前去世了，终年仅39岁。使人惊讶的是勃朗特先生在信中表示了这样的愿望：他请求盖斯凯尔夫人能为他的女儿撰写一部传记，还明确表示希望并期待以盖斯凯尔夫人的名义出版，“这样，这部作品将会广为发行，流芳百世。”真是太令人惊奇了，因为哈沃斯牧师住宅里的气氛和笼罩在这种气氛中的夏洛蒂的生活，一直是处在远离尘嚣的寂静之中。她的声誉使别人对她刮目相看，她自己对此则感到惴惴不安，羞怯不及；她去世时的情景又是那样痛苦——她

还年轻，刚刚崭露头角，结婚仅仅九个月，怀着她的头胎孩子——以致盖斯凯尔夫人感到十分不解：究竟勃朗特先生是出于什么选择要把夏洛蒂的身世公诸于众。

更为奇特的是夏洛蒂的丈夫，亚瑟·比尔·尼科尔斯牧师，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盖斯凯尔夫人认为他不十分珍视她妻子的声誉。虽然她并没有见过尼科尔斯先生，可是不知为什么，对于他，盖斯凯尔夫人有一种隐隐的反感。夏洛蒂婚前曾同盖斯凯尔夫人谈到的尼科尔斯并不吸引人。“他并不聪明，”她说，“他是一个蒲赛主义者，非常呆板，我担心他会成为我同某些朋友往来的障碍。”因为盖斯凯尔夫人一家是信奉唯一神教的，所以她听到这里，自然而然地就明白了夏洛蒂所说的朋友指的就是她们一家。正象夏洛蒂在《雪莉》这部书中毫不隐瞒地勾划出尼科尔斯的形象那样“一旦他发现自己被邀请同一个异教徒一起用茶，会使他整整一星期失去常态。”而此时此刻却象勃朗特先生在信中所证实的那样，他乐意给盖斯凯尔夫人提供资料。盖斯凯尔夫人坐着马车从基思利驶向陡峭的山路时，她完全可以想象她会碰到什么样的麻烦或者是援助，在那沉寂的牧师住宅里等待着她的会是掩饰起来的敌视，还是秘而不宣之事。

两年前，夏洛蒂还活着的时候，盖斯凯尔夫人曾经到过哈沃斯，她完全了解那儿是多么冷清。在首次访问以后，她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无人光顾这所房子，什么也打不破这儿的沉寂，难得有点动静，所能听到的只是厨房里挂钟的滴答声，要么就是客厅里一只飞蝇的嗡嗡声。”曾经深深地激起她想象力的勃朗特小姐那时还活着，所以这里还可以感觉到一脉脉搏在缓缓地跳动，住宅里生机犹存，而那是勃朗特小姐身上

一种奇特的生命力；尽管她常常独自一人，静静地坐在屋子中间，不出一点声音。可是如今，夏洛蒂却安眠在哈沃斯教堂之下了。而在牧师的住宅里，正如盖斯凯尔夫人了解的，只剩下两个表情呆滞、麻木不仁、身着黑道袍的牧师了，他们俩躲在各自的书房里，写着不同的弥撒词。正如教堂祭司所说：“咫尺天涯。”只有失去夏洛蒂的悲痛把他们俩联系在一起。如果她承担了这项任务，他们愿意给她什么真正的帮助吗？在这条布满暗礁的航道上她将会遇到些什么样的困难呢？很有可能，他们只告诉她一点点，许多事情要她自己去猜测。

当马儿在通往哈沃斯崎岖的路上沉重缓慢地行走，并接近通往那座教堂的一条布满了鹅卵石的陡峭山谷时，盖斯凯尔夫人必定会回忆起她和夏洛蒂五年来的友谊，尽管她为失去了这亲密的友情感到惋惜，尽管前面障碍重重，她意识到一项完美的主题是赐给她了。同勃朗特小姐的第一次见面唤起了她的想象力，以致她的言语行动、她的家庭生活、她的孩提时代、她的姐妹、她的父亲和兄弟……都带上了一种强烈的魅力。这是一个传记作家的素质。同夏洛蒂的交往在她思想中培育了一块沃土，这块沃土已不知不觉地为勃朗特先生提出的要求做好了准备，种子已经播下了。

她们是1850年在文德梅首次相识的。这时，《简·爱》和《雪莉》的作者柯勒·贝尔已经成名了。当时，对于作者的男性名字后面隐藏着约克郡一位牧师的女儿这一说法已流传很广，因为她的身分是好奇的人们猜测的题目。她们曾同詹姆斯·凯-沙特尔沃思相处过。从沙特尔沃思太太和勃朗特小姐本人那里，盖斯凯尔夫人如饥似渴地获悉了不少她同伴的情况。虽然说盖斯凯尔夫人一到这儿就被坐在客厅里的这位身材细小的

女子迷住了，不巧的是，盖斯凯尔夫人只是一位小说家，从来没有写过传记，也从来没有料到有一天她会去撰写夏洛蒂的生平。此外，夏洛蒂小姐比她小六岁，看上去是很纤弱的，可是没有一点迹象可以看出，她会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去世。正因为如此，人们就更加想知道盖斯凯尔夫人对夏洛蒂的最初印象是什么了。这些印象都是后来那部作品的种子，虽然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一部作品问世。很幸运，那是人们喜欢相互通信的年代，信件为后人保存了稀世之珍。盖斯凯尔夫人写给凯瑟琳·温克沃思的一封长信仍然摆在我们的面前：

“我和勃朗特小姐在同一所房子里度过一个星期，放下我自己家的事情不谈，仅此一点不就够了写一封信的吗？……象勃朗特小姐这样的生活。我从来闻所未闻。如同沙特尔沃思夫人对我描绘的，她的家座落在一片高沼地的北边，一个有几所灰石砌成的房子的村落里……房子前面有一片草丛和石头砌成的围墙，（鲜花和灌木在那里不能生长）经过一条笔直的小径，你就到了牧师住宅的大门了。大门的两边各有一扇窗户。自从勃朗特小姐的母亲去世之后，30年来，这所房子内部从来没有油漆过；没有添置一件新家具。当年，跟随那个爱尔兰副牧师从康沃尔郡的彭赞斯来到这高沼地谋生的她是一个‘年青的小美人儿’。她的朋友都不参加她的婚礼。她很快就有了六个孩子，加之气候不适和她自己选择的性情古怪的丈夫，使她九年之后就离开了人间。一个曾经在伯恩利她临死之前看护过她的老妇人说，她常躺在病榻上哭泣，不断地念叨着：“哦！上帝！我可怜的孩子啊！我可怜的孩子啊！”勃朗特先生一旦发怒，总是对物不对人。例如，有一次他妻子做月子的時候，不知哪出了点什么差错，他操起一把锯，把她房间里的椅子一个不剩都锯坏了，对于

抗辩和眼泪他从来不予理睬。还有一次，他脾气上来时，把炉前的地毯紧紧绑成了一捆，放到壁炉的火上烧，他坐在炉前，两只脚登在炉旁的铁架上，往炉子里添了更多的煤，直到地毯烧完，屋里没有一个人能容忍这种令人窒息的浓烟。这些都是沙特尔沃思夫人讲给我听的。从牧师住所的起居室看得见教堂的院子那里满是坟墓。自从他的妻子死后，勃朗特先生从来没有同孩子们一起吃过一顿饭，除非邀她们去喝茶——但绝不在一起吃饭。他只出过一次家门，到曼彻斯特做白内障手术……咳，五个女孩和一个男孩都长大了，她们的父亲却从未传授给她们什么知识，只有仆人教她们读书、写字。我猜测她们为此在一块商量过，夏洛蒂（这一位）12岁时，曾郑重其事地请求父亲送她们上学去，后来她们被送到了柯文桥（那是牧师的女儿们上卡斯特顿公学之前去的地方）。在那儿两个大女儿患热病去世了。勃朗特小姐说，她所遭受的饥饿的痛苦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她的两个妹妹也在那里落下了肺结核的病根，后来她们都得肺病死了。她们回到家的时候，都病倒了，而家里又十分贫困（“19岁的时候，我每星期如能得到一镑的生活费，就已感激不尽了。我向父亲要钱时，他说，一个女子要什么钱？”）。于是，19岁时，夏洛蒂登了一份求职广告，并在一所学校找到了教师的职务，（她并没有说在哪里，只说这个职务比后来当管家要合适一些。）她积蓄了一笔足够到布鲁塞尔一所学校的旅费。由于她从来没有离开过约克郡，当她到达伦敦时，她感到非常震惊——她叫了一辆马车，在夜色中马车朝塔梯的方向驶去，直到奥斯坦德·柏克特。开始时，他们拒绝收留她，可是后来他们收留了她。在布鲁塞尔这所学校的两年中，除了有一个星期她同她的比利时校友一起去度假之外，没有一天假日。后来她回家了，妹妹这时生了病，父亲也快瞎了，

所以她就留了下来。她自学绘画，想成为一个画家，但是学不成……她一直希望从事写作并且深信她能写，十六岁时，她曾把自己写的一些诗送给了骚塞，得到了这位作家‘亲切，有说服力的’回信。因此，她和妹妹们试着写起来，她们保留了自己名字的第一个字母，用一个男子或女子通用的名字来代替。她们写了许多之后，就互相读给对方听，而她们的父亲对此一无所知。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简·爱》，在此书出版了三个月之后，有一天在吃饭时，她答应她的妹妹们她要在饮茶之前告诉他。就这样，她走进了他的书房，手里拿着一本包着的《简·爱》和一些评论文章，对他说（我想我能回忆起确切的话语。）：“爸爸，我一直在写一本书。”“是吗，亲爱的？”然后他继续埋头读他的书。“但我要你看一看这本书。”“我可不愿意费神去读手稿。”“可书已经印出来了。”“我希望你最好别在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上破费。”“我认为，我会为这本书赚钱的。我可以念一些评论给您听听吗？”这样，她读了这些评论。然后她问他愿不愿意看看这本书，他说她可以先把书留下，他再决定看不看。那天晚上，他邀请她们去喝茶，喝得差不多时，他说：“孩子们，夏洛蒂写了一本书，是一本比我想象的要好的书。”直到大约一个月以前，他再没谈起过这本书，她们也再不敢把自己写的书告诉他。就在《简·爱》获得成功之际，她的两个妹妹因患急性肺结核去世了，没有一个医生来过，我不知道为什么。夏洛蒂说她将一无所有，她将非常孤独的死去，世界上不会有亲朋挚友来照顾她，而他父亲最害怕的就是病房。她这时候有点怀疑自己已经染上了肺病。”

这就是一口气写下来的信件的内容，犹如有人在信封上面随意描画的图案似的，也许不十分精确，但内容大致如此；它

忠实地构画出她想象中的形象。第二年，她又增添了一些细节，因为这一年夏洛蒂曾和她在曼彻斯特相处了三天，后来，又有过两次更为短暂的访问，而在1853年，盖斯凯尔夫人还曾到哈沃斯去逗留了几天，目睹了牧师住所里的生活情景。盖斯凯尔夫人后来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风在没有遮掩的方形房屋周围狂暴而可怕地呼啸着、哭嚎着、泣诉着。”其实那时才是9月份，她还记下了她对勃朗特先生偷偷摸摸的观察。“我真想象不出每天他自己都在干些什么，他是一个高个儿，容貌非凡的老人，满头银发，双目快失明了。……他对我很客气，和蔼亲善，讲了一些老式的恭维之辞。我灵魂深处对他有一种凄惨的恐惧，因为曾有过一、二次在他从眼镜上端严厉地注视勃朗特小姐时，我捕捉到了他怒视的目光，这使我了解了这个人。”

现在，只有她自己来对付勃朗特先生了，倾听他的叙述，并且要同尼科尔斯先生相识。在她抵达牧师住宅时，她脑海里很可能多少有些忧虑。可这一次，虽然牧师家中还处于难以处理的哀悼气氛中，访问看起来还是受欢迎的。盖斯凯尔夫人发现，最大的难题还是可以同这两位男人商量的。有没有足够的材料来写这部生平呢？尼科尔斯先生表示怀疑，他认为他妻子生前是很平凡的，但他毕竟意识到，由于《简·爱》的成功和这本书的本身，公众对于作者的私人生活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尼科尔斯先生本人是一个感情充沛的人，也曾深深热恋过，他对盖斯凯尔夫人这种为写作的需要而寻根究底感到不快，总是退避三舍。这部传记所有的错综复杂的问题，实际上取决于同尼科尔斯先生的首次面谈，而尼科尔斯先生代表个人的利益，因为他是夏洛蒂的丈夫，一个鳏夫，他讨厌向公众公开一些私人信件，也不愿多讲话。盖斯凯尔夫人当然不能同意他的意见，这是合乎情

理的。她正承担着一项卓越的工作，对于自己的敏感和荣誉也充满了信心，由她来撰写夏洛蒂·勃朗特的生平是可以令人放心的，他们也完全了解这一点。出乎预料的也许倒是勃朗特先生的观点，因为盖斯凯尔夫人从来没有认为他曾赏识过夏洛蒂的天才，也没有给予她一个做父亲的应有的同情；但是，他的“急切愿望”，是必须把传记撰写出来。当然，随着夏日午后谈话的不断深入，他那种受过教育的优越感夹杂着虚荣心的个性必定显露出来，加上悲伤的回忆，使他由于上了年纪而具有的严厉表情多少显得温和一些。当他年轻的时候，曾充满了朝气和雄心壮志，可除了一些无人问津的诗文、小册子和他的星期日祷告词外，他是一事无成。他认为他的生来就应成为天才、干大事业的独子，死得并不体面。他的五个女儿都去世了，现在，在他生命行将结束之际，他发现自己孤零零地同那位他曾经憎恨过、轻视过、并竭力禁止夏洛蒂同他结婚的爱尔兰籍的副牧师待在一起。

一种补偿填充了他干涸的生活。他逐渐地认识到，无论如何，夏洛蒂的声誉给他带来了慰藉和快乐。她死后，他以一种保持缄默的常态出现。可是没出几个月，不可避免的事终于发生了——杂志上披露了一些文章，他似乎觉得撰写一部传记总比这些文章好些，这种想法一旦生了根，（种子是由埃伦·纳西播下的，她是夏洛蒂终生的挚友，她被刊登在《夏泼氏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激怒了，她在给尼科尔斯先生的信上指出，如果他不对一些事情加以澄清，公众就会被许多恶毒的谎言所迷惑。）很快就发展成了一种超越一切的兴趣，所以他出乎预料地变成了盖斯凯尔夫人的同盟，蔑视他女婿的反对态度。正如她告诉纳西小姐的那样，他“没想到人们对夏洛蒂的个人历史

这么有兴趣，他最大的愿望只是把她的生平撰写出来，而且由我来写。”

在勃朗特先生家中，没有多少夏洛蒂的信件；只有十余封，大部分是写给他妹妹艾米莉的，有一、两封是给她父亲和兄弟的，^①还有一封是给她姨妈的。如果尼科尔斯先生还保存着他同夏洛蒂婚前的信件，他不会不拿出来的。真是一个可怜的开端。可是勃朗特先生和尼科尔斯先生给她指出了一个来源，后来证明了这个来源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材料，如果没有它，这部传记是写不出来的。这个来源就是那位从15岁就同夏洛蒂是朋友的埃伦·纳西。夏洛蒂给她写了数十封信；是的，正如勃朗特先生和尼科尔斯先生所能记忆的，他们看到夏洛蒂写信，通常是写给埃伦的。她们的友谊十分亲密，信写得那么长，以致使尼科尔斯先生对这些信件感到非常不自在。结婚四个月之后，夏洛蒂在一封写给埃伦的信的末尾加上这样一段话：“亚瑟刚看了一眼这封信，他说我写得太随心所欲了。……象我的这些信件不能保存，它们象摩擦火柴一样危险，所以应照他刚说的那么做；‘烧了它们’或者‘不再写了’，这是他的决定。我忍不住要笑，对我来说这太滑稽了。”

可是对尼科尔斯先生来说这并不可笑。他严密地盯住这件事，坚持要照他说的办。他要求埃伦保证，她读完了夏洛蒂的信以后立即烧毁，否则他本人就要检查她们的信件。“亚瑟抱怨说你并没有明确表示你读完我的信就立即烧毁，他要求你明确地保证，要不然的话，他就要亲眼过目和亲自检查了。……用一张纸条给他写个保证，字迹清楚些，下次随你的信寄来。”

在过去的20年来，埃伦几乎保存了所有夏洛蒂的信件。如果说有什么原因使她比以往更加珍惜夏洛蒂的信，那正是尼科

尔斯先生的禁令。但是，她发现自己被逼得没有办法，所以就写下了所要求的保证“既然您似乎对女人书信中所选用的过于热情的词语感到极度的恐惧，那么我保证：从今以后，及时销毁夏洛蒂的书信，可是您必须保证，从今以后，对于信件涉及的事物不加干涉。”在研究这张简短的条子时，我们觉得“从今以后”这个词用得颇为狡猾。纳西小姐好象找到了保存以前夏洛蒂写给她的信件的一个借口而仅仅烧毁了后来收到的信件；不管她的保证有什么寓意，我们欣慰地得知她立即撕毁了这个保证，信象以往一样继续被保存了下来。所以当尼科尔斯先生让盖斯凯尔夫人向纳西小姐索取一些她妻子的信件时（“特别是一些早年的信”，他在写给纳西小姐的信中警告说，“——我想我明白你所说的你保存了一些……非供出版之用，而是供作家更深入地了解夏洛蒂的思维方式。”）纳西把保存的相当完整的信件交到了盖斯凯尔夫人的手中。

我们多么希望夏洛蒂另外的一位终生挚友，玛丽·泰勒也能够这样做；因为这另一位约克郡的女孩子，同埃伦·纳西一样，是夏洛蒂在学校时期的朋友。这是一位性格迥然不同的姑娘——泼辣、有主见、聪慧；而埃伦则是循规蹈矩、温顺而虔诚。她同夏洛蒂智力相当，她们常常讨论一些在埃伦眼里看来是神秘莫测或惊世骇俗的问题。但可惜的是玛丽从来不保存夏洛蒂的信件，只留下了几封。她听说盖斯凯尔夫人正在撰写传记，在给埃伦的信上她写道：“我真希望当初保存了夏洛蒂的信件，虽然我一直认为在自己没有成家之前，那样做是不安全的。这些信件会比我不完整的记忆好到不知多少倍，并且要有趣得多。”

在埃伦·纳西那里，盖斯凯尔夫人不仅找到了材料的来